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函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索美食學處第四十
尒時薄伽梵在釋迦住處人間遊行
至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釋子大名
聞佛世尊今来至此多根樹園中即
便往詣旣至彼已頂礼佛足在一面
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
釋子大名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
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
衆明日就舍受我微供尒時世尊默
然而受時釋子大名見佛默然為受
請已礼佛而去旣至舍中告家人曰
佛及僧衆新来至此道路艱辛汝等
宜應具辦美食冀解疲倦時彼家人
旣承教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
飲食時六衆苾芻晨朝起已共聚一
處上座難陁告諸人曰諸具壽我等
宜可詣親友家觀其好不諸人報曰
如是應行是時六衆共詣俗舍親友
見之白言聖者可於此食六衆曰我
等已受釋子大名請食諸人曰若如

宇左

是者明當来食荅言尒時釋子大名
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聖知時尒時
世尊并諸大衆往大名舍於所設座
就之而坐大名既見佛僧坐已即奉
種種上妙飲食大衆食訖乃至為其
說法佛及大衆從座而去時釋子大
名隨從佛後既出舍已繞佛三帀還
入舍中於高樓上修習施觀時彼家
人収攝座褥及餘食已是時六衆於
三十家勸覓食已更相告曰日時將
至可往請家既至釋子大名舍内見
无坐處復無飲食闡陁報曰請佛及
僧就舍受供不見敷座復無飲食欲
令佛衆於一日中而絶食耶家人報
曰仁豈晝寢不覺他行佛及僧衆食
了皆去闡陁曰看尒意況不與我食
家人報曰聖者暫住待白家尊即便
入白六衆苾芻今来索食大名曰所
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安坐授與飲
食見彼單踈乎相告曰釋子大名大
張其口請佛僧衆受供家中如此輕
微得請佛僧者我鄔陁夷亦能日日
請佛及僧然此貧窮何所敢嚼告家

人曰咄男子汝向其家取好乳來其
家取酪其家取酥其家取魚肉及乾
脯等家人即為取來既飽滿已便歸
寺內諸苾芻問曰仁等今朝何處受
食荅曰與仁同處諸苾芻曰我不相
見荅曰我在後至問曰食何飲食荅
曰乳酪酥肉是事豐盈諸苾芻曰我
於彼家无如是食阿說迦曰彼貧窮
人寧有此食我自從彼親友之家索
來飽食諸苾芻曰仁等豈合於白衣
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六衆曰從合
不合我已食訖豈令我等餓腹經宵
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
苾芻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
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六
衆曰汝諸苾芻如我所說上妙美食
謂乳酪生酥魚肉乾脯如是美食汝
於俗舍而乞食耶荅言實尒大德尒
時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告諸苾
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
說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
及肉若苾芻為已詣他家乞取食者
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

處已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問醫人
曰賢首為我處方與愈斯疾醫人報
曰聖者宜可飲乳報言賢首誰與我
乳答言聖者於門徒家乞取當飲報
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從乞醫曰由
病因緣佛當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有病因緣乞好美食者無犯尒時
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者為說法
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
重為制戒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
肉若苾芻无病為已詣他家乞取食
者波逸底迦如世尊說者謂如來應
正等覺上妙飲食謂乳酪等无病者
謂无病苦為已者謂自欲得不為餘
人他家者謂四姓等乞取者謂乞覓
也食者謂吞咽也結罪同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无病乞美食無
病而食乞時惡作食便墮罪苾芻無
病時乞有病而食乞時惡作食時無
犯苾芻有病時乞无病而食乞時无
犯食時墮罪若有病乞有病食无犯
若苾芻入村乞食至彼門前女人見

已持飯而出苾芻若須餘物者勿受
其飯默然而住女人問曰聖者欲何
所須作此言時即是表其隨情所欲
苾芻須者即可隨覓此無有犯又若
施主見苾芻時報言聖者有所須者
隨意當索苾芻隨覓何物皆無有犯
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

第五攝頌曰

蟲水二食舍　無服往觀軍　兩夜覩迷兵
打擬覆麁過

受用蟲水學處第四十一

佛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尒時闡陁
苾芻用有蟲水時諸苾芻見而告曰
具壽闡陁何因故心用有蟲水闡陁
報曰此水內蟲誰數付我諸餘盆瓮
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自生
自死於我何過少欲苾芻聞是語已
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水
有蟲故心受用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
問其實不廣說如上世尊種種呵責
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闡陁餘義如上知者
或自知或他告水有蟲者蟲有二種
一謂纔觀即見二羅漉方見水謂諸
水用水有二一謂內受用二謂外受
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身所有受用
洗浴飲歠或嚼齒木或洗手足云何
外受用謂於身外所有受用謂洗濯
衣鉢若浣染衣若灑地若牛糞塗拭
等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苾芻用蟲水作有蟲想及疑
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想
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若苾芻知熟
蜜糖油醋水漿及醋乳酪餅果等有
蟲而受用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知有食家強坐學處第四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
時具壽鄔陁夷解俗法術預知他事
時鄔陁夷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時此城中有一賣香少年初爲營娶

至香鋪所纔始開鋪便生邪念欲還
舍內與婦交歡還閉香鋪時鄔陁夷
見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
少年何因掩閉即以他心道術而觀
察之知其欲歸共婦歡戲我今宜可
廢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其宅內就
座而坐告彼婦曰汝來此坐我為說
法婦便敬礼聽受法義正說法時少年
来至告其婦曰汝宜取食與聖者鄔
陁夷令其歸寺時鄔陁夷報少年曰
賢首我廢善品来汝宅中令增信心
為汝說法汝不樂聽欲何所為即強
喚坐令其聽法既久聽已欲念便歇
鄔陁夷知已從座而去時彼少年極
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他俗
人有欲樂意故相惱乱使失望心令
於已妻不得自在此則何有沙門之
法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咸生嫌恥六
何苾芻知有食家強為住止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
衆具問鄔陁夷廣說如上世尊種種
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illegible]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強安坐者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如上知
義如上有食者男以女為食女以男
為食更相愛故名之為食家者謂四
姓等強者謂他不許強縱自心坐者
謂放身而坐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知他男女有欲意強
於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无
欲心者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
具如上說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第四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
時具壽鄔陁夷晨朝乞食見賣香
少年初為婚娶開闔香鋪深念婦家
鄔陁夷見已前詣其舍廣說如前鄔
陁夷既入舍已於戶扇後藏蔽其身
家有婢使見苾芻默尒无言時彼少
年從市歸家捉其婦臂牽至屏處欲
行非法其婢報曰家主此戶扇後有
尊者鄔陁夷少年聞已作色而往報
其婢曰聖者鄔陁夷在自房中修習
諸定受三摩地樂因何至此便觀戶

肩後見鄔陁夷欲情逸發作如是語
云何苾芻失沙門法来至俗家屏處
強立令他俗人於自妻室不得自在
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諸苾芻
問答同前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
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屏處強立者波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
如上釋此戒相廣說同前但屏立為
異餘並同知乃至捅惱所纏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時此城內有諸商人来詣佛所頂礼
雙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為諸商人
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
商人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礼佛而去
復詣具壽阿難陁所礼已而坐尊者
為說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時諸商人
既聞法已即從坐起白言大德世尊
於此夏安居了當向何處阿難陁曰
人等自可往問世尊商人答曰世尊

有部毘奈耶卷三十七 [illegible]

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輒有諮問
時阿難陁報商人曰我亦見佛威德
尊重豈能專輒有所諮白商人曰大
德阿難陁若不問者云何得知如来
大師三月夏了欲向某處阿難陁曰
由觀相貌及以言說方知世尊欲向
某處商人問曰觀何相貌及何言說
得知如来欲向某處阿難陁曰若望
彼方而坐嚼齒木者此是相貌若讚
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說商人復問此
者世尊向何方處而嚼齒木復於何
處讚歎其人阿難陁曰近者世尊向
憍薩羅而嚼齒木讚歎室羅伐城所
有人物時諸商人聞是語已知佛世
尊不久當向室羅伐城礼足而去時
諸商人即便取覓入室羅伐城所有
賄貨
尒時世尊三月夏了命阿難陁曰
汝可告諸苾芻世尊今欲往憍薩羅
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逐如来出行
者應可料理衣服時阿難陁奉佛
教已告諸苾芻如前具說乃至料理
衣服時諸商人聞阿難陁告苾芻衆

世尊欲往憍薩羅國室羅伐城時彼
商人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尒
時世尊為諸商人宣說妙法示教利
喜默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
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欲往室羅伐城
經遊道路所須四事佛及僧衆我悉
供養唯願慈悲為我哀受于時世尊
默然為受時諸商人見佛受已礼佛
而去便詣尊者阿難陁所礼已白言
大德世尊一日可行幾許阿難陁曰
猶如輪王復問輪王之法日行幾多
答曰兩踰繕那時諸商人准當程路
每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分供
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
置乃至室羅伐城尒時世尊將諸大
衆隨路而行自寂靜故寂靜圍遶阿
羅漢阿羅漢圍遶如是等廣說如前
往室羅伐時商旅內有露形外道亦
與隨行于時外道每於行路為飢渴
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設方便
免斯飢苦便作是念應投釋子共為
徒伴可免飢虛雖涉長途而不勞倦
即詣苾芻所白言聖者仁之大師性

愛美好常以金犂而為耕種許仁等
弟子受百味食着千金衣上妙房舍
價直一億由斯仁等於現在世得安
樂住命終之後必定生天當得解脫
我之大師性愛麁惡麻滓之犂亦不
耕種令我弟子披髮露形乞食人間
寢居鞕地由斯我等於現在世身常
受苦命終之後生地獄中久淪苦海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
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令情樂
苾芻所有鉢食之餘而能食不外道
聞已遂生念曰苾芻殘食我不食者
必當飢虛受餓而死報苾芻言聖者
我能食之苾芻答曰衆僧食時汝於
見處隨意而住苾芻當以鉢中餘食
見惠於汝答言極善便持大銅甌隨
教而往時諸苾芻既並食已各持殘
食授與露形餅果之類填滿其器時
彼外道得滿器已持之出外於其門
首商主見怪問曰誰以餅果見惠於
仁答商主曰汝之所重為福田者我
與彼類而作福田彼以餅果見贈於
我商主聞已語外道曰苾芻於汝起

慈悲心持以相遺汝今乃說為彼福
田此非善事若其世尊聞此語者必
緣斯事為諸苾芻制立學處外道聞
已情懷愧色報商人曰向是戲言勿
以為意即便辭去于時有別商旅從
室羅伐城來彼商旅中有一露形外
道彼旣見此問言仁於行路有道糧
不答言有問曰從何而得答曰有禿
居士為我濟辦時彼外道怒而告曰
汝不知恩蒙彼惠給得免飢虛乃出
麁言云禿居士然我見彼釋子苾芻
數有五百獲阿羅漢入般涅槃我等
群類外道之中頗曾見有一涅槃不
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每食師子殘　而常有念言師子
十力聖衆以食濟　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定證得一切智　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　尚亦相依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　當知此類不如猶
猶於人處解施恩　汝似惡虵常吐毒

時彼露形外道說伽他已捨之而去

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尒時世尊於憍
薩羅國人間遊行漸至室羅伐城時
此城中於一園處有五百女人依此
園林撚刼貝線以自活命時諸女人
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功
德法恙皆顯現身如大聚放大光明
亦如金輪映發燈炬尊重徐進如移
寶山又如金幢莊以雜寶光明清淨
智無所畏時諸女人既見佛已心大
歡喜辟如有人於十二年中勤修妙
定忽然通悟心生悅樂如貧窮人遇
珎寶藏如無子人獲得子息如求王
者得灌頂位女人歡喜復過於此時
諸女人便詣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
面尒時世尊為彼女人演說妙法示
教利喜既說法已黙然而住時諸女
人更相謂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暫
求礼敬亦無由得我等宜可即於今
時請佛及僧為受微供作是議已俱
從座起各礼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
及苾芻衆明當受我所設供養于時
世尊黙然而受時諸女人見佛受已
辭佛而去諸女即便詣尊者阿難陀

所礼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衆可費
幾多阿難陁曰可用五百金錢時彼
女人各留一錢以充供直作如是語
王子我等貧人無有器具及諸座席
唯願王子為辦供設及諸所須我等
至時手自行食阿難陁報曰我當為
作時諸女人留錢而去時給孤獨長
者聞佛世尊遊化至此往詣佛所礼
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乃至默
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
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
苾芻衆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
曰長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請
食長者聞已心生隨喜礼佛而去時
給孤獨長者次往具壽阿難陁所致
敬礼足在一面坐見彼金錢問言尊
者此是誰物荅曰有五百女人留此
金錢明當請佛及僧一中供養仁可持
此金錢更添已物營造妙供明日持
来長者於是持錢而去既至家中更
添已物營辦上供送至給園時阿難
陁遣使報諸女曰營辦既了可来行
食諸女俱至白阿難陁仁是我等真

善知識幸見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
僧時阿難陁即共行食有二女人一
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来從乞食諸
女報曰此是王子之供時露形女語
阿難陁從乞飲食白言王子我等飢
乏願惠餘飡阿難陁曰坐與汝食彼
二便坐時阿難陁授食之時不善觀
察餅有相黏老者與一少者得二干
時老者既食餅已問少者曰汝得幾
餅報云得二老者曰王子與我一餅
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
嚴飾少者曰勿作是語令此王子棄
上宮闈出家猒俗脫屣塵勞如揞涕
唾豈當於我垢穢容儀而生顧盻老
母曰汝豈不知凡諸丈夫於女人處
愛樂不同觀斯意况似未於汝時少
欲苾芻聞是說已各生嫌恥作如是
語云何苾芻自手與諸露形外道及
餘外道男女飲食餅果之類時諸苾
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
苾芻衆廣說如前問荅呵責種種方
便讚寂靜行毀不寂靜告諸苾芻乃
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授與无衣外道及餘
外道男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阿難陁自手等者
謂以手授食食義同前无衣者謂是
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皆得波逸
底迦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諸苾芻自手與諸外道男女食者
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
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
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乱痛惱所纏

觀軍學處第四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憍薩羅國邊隅反叛勝光大王令一
大將領兵征伐其軍至彼遂被他降
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時大將歸白
王曰叛者兵強王師力弱自非大王
親臨無由降伏願王整旆除彼不臣
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勅國人曰若有
解武用者志可從軍无由放免若不
去者罰五百金錢時六衆苾芻聞兵
欲去共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我等

宜去觀大勝王軍士何如所發四兵
堪能戰不便往路所見象軍来難陁
問曰君向何處荅言聖者今有邊隅
不臣王命我等欲去除其叛逆難陁
報曰癡人如此象軍豈能降彼我觀
汝象其狀如猪邊隅大象形如山岳
着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暫還與宗
親取別以苣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
軍時彼諸人聞此語已情懐不樂在
一邊住次見馬軍来鄔波難陁問曰
君向何處荅言聖者今有邊方不奉
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報曰癡人
如此馬軍豈能降彼我觀汝馬狀如
鈍牛邊隅之馬其形若象看汝形
勢有去无歸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
見車軍来六衆見已問荅同前報曰
癡人如此車軍豈能降彼我觀汝車
形狀朽壞彼車牢固形若峯樓汝可
還家廣如上說次見步軍来六衆見
已問荅同前報曰癡人我觀汝等兵
士如縛草為人彼之兵衆如勇健藥
叉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時勝光王整
軍後至見兵不進問曰汝等軍士何

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戀
成不利今禿沙門披割壞服出無義
言令我憂惱王問是誰荅曰聖者六
衆王曰彼是豪貴沙門隨情出語君
等宜去不應採録時勝光王使作是
念勿使沙門數相惱乱命使者曰汝
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礼足已當傳我
言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
力調適安樂行不復傳我語唯願大
德為諸聖衆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
令苾芻往觀軍陣時彼使人旣奉王
教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
言世尊勝光大王故遣我来礼世尊
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
力調適安樂行不尒時世尊告使者
曰勝光大王得安樂不汝身健不使
者曰王有啓白今諸聖衆来觀軍陣
極相擾惱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為制
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尒時世尊
聞使語已黙然而許時彼使者知佛
許已礼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縁集苾
芻衆問六衆曰汝等實往觀整裝軍
耶荅言實尒世尊即便種種呵責廣

說如前乃至爲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整
裝軍者謂將欲戰整帶甲冑裝束
軍儀有一類軍謂唯有象有二類軍
謂兼以馬有三類軍謂兼以車有四
類軍謂兼以步往觀者謂向其處結
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觀
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爲行
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
入寺或苾芻爲王所喚或夫人太子
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
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
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軍中過二宿學處第四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憍薩羅國邊隅叛逆王命討罰同前
被破大臣白王廣說乃至罰錢五百
于時大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
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給孤獨
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

王曰此亦善哉應與勅書命來至此
令使賷勅至長者處長者奉勅頂戴
而受白世尊已尋詣王營雖在軍中
彼仍不伏時給孤長者身形羸瘦時
王見已問言長者豈可長者憶男女
耶長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聖衆時
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今有少
緣欲見聖衆使往衆內宣王勅書大
衆聞已即遣行籌諸老宿苾芻作
如是語我年朽老不復堪行其少年
者亦云不堪我豈至彼為他添瓶取
水耶為王說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
時彼六衆共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
今既大師住世我等亦存無上正法
廣流化世若大師涅槃弟子隨滅所
有正教悉亦淪亡我等今時幸有餘
力於聖教轄當牽莫倦遂即取籌赴
王軍所既至彼已為王說法王大歡
喜夫人太子及大臣等悉為說法咸
皆欣慶王命諸將曰好整軍兵共破
邊賊六衆聞已即相告曰我等豈能
多日作他威儀今可作自儀式隨意
而住可共觀彼大勝王所整軍兵其

一切有部毗柰耶第三十七卷第二十一張 亟

宣左

狀何似便詣路所見象軍来告軍人
曰君欲何為報曰欲戰告曰汝等此
象其狀若猪如何欲戰便捉象牙撲
之於地見馬兵来同前問荅此馬如
牛即便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来去
此破車即便捉軸拔之路左見步兵
来去如草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
彼四兵旣見陵辱無可奈何各在一
邊懐憂而住王仗後至問言卿等何
故不行軍人荅曰大王當知我等豈
能降伏叛逆今禿沙門以惡身語極
相折辱王曰是誰荅云六衆王曰卿
等宜戰彼是豪貴沙門无勞採録時
勝光王便作是念勿彼聖者數相惱
乱命使者曰汝持我語往世尊處如
前廣說唯願世尊為諸聖衆少有憶
念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内使
者便去如前廣說問起居已辭佛而
去尒時世尊以此因縁集苾芻衆問
荅同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因縁往軍中應齊二夜
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有
緣者謂是王等乃至衆廣所有請喚
軍中者謂軍兵欲戰四兵如前齊二
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
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
苾芻至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皆得
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
難事過宿無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擾乱軍兵學處第四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同
前邊隅叛逆王師旣去令命給孤長
者遣使白衆對衆行籌六衆取籌
乃至為其說法咸皆喜慶王整軍兵
將欲出戰六衆共行觀兵何似為勇
為怯遂於險林之處預先藏伏四兵
欲至便作叫聲所有軍師逃走驚怖
六衆就問君等何驚荅言賊城兵出
我等逃竄六衆報曰非是賊來是我
笑耳若彼賊城知汝怯弱者每於日
日縄繫汝頸牽入城中我欲為汝安
布軍陣必望得勝諸人許可便與象
軍見小象時云此何所用便撲一邊

次與馬軍見患脚馬此何所用捉尾
棄却次與車軍見有舊車此何所用
即便捉軸棄在一邊次與步軍見徒
額人去禿頭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項
棄在一邊捨之而去時諸四兵旣被
辱已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旣至
問諸人曰何不布陣諸人答曰臣等
何有情賴欲布兵軍求決勝事王問
何故廣答如前乃至彼是豪貴苾芻
言何採錄卿等宜應自布軍陣王作
是念勿令六衆更為擾惱我今宜可
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敎問世尊逆起
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衆苾芻久宿
軍中擾動兵衆唯願世尊少有憶念
為制學處令諸聖衆雖過二夜在
軍中宿勿觀軍士共相擾亂使受王
語往世尊處皆悉白知世尊默許使
去之後佛集僧衆問答呵責如前廣
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立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軍中經二宿觀整裝軍
見先旗兵及看布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過

二宿者謂過二日二夜整裝軍者謂
將欲戰往布陣處旗者有四種一師
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金翅鳥
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有四種一
槊刃勢二車轅勢三半月勢四鵬翼
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苾芻便得波
逸底迦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二夜在軍中若觀四兵未著甲冑
未執杖者得惡作罪若觀整裝者得
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者及八
難事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打苾芻學處第四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
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此
十七衆咸皆親近六衆苾芻共為狎
習時鄔陁夷報言汝等可来作如是
如是事業彼便答曰仁等豈復是我
親教師軌範師耶所有處分我不能
作時鄔陁夷便搭一人報云癡物汝
等更復作何事業不受我言時十七
人悲皆仰倒啼泣而言打我諸苾芻
見已問鄔陁夷曰何故打彼少年答

曰我唯打一十七皆倒高聲啼泣苾
芻問曰彼唯打一何故搥啼報言上
座若不搥啼皆被打搭少欲苾芻聞
是事已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以瞋恚心打他苾芻以此因緣往
白世尊世尊由此集苾芻衆問荅呵
責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打苾芻者波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
如上瞋者謂恚纏心起忿惱時打者
謂打搭也苾芻者謂此法中人已受
圓具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以內身分或以外物或兩俱
蔞云何內身苾芻以瞋恚心若以一
指打苾芻時得一墮罪若二得二乃
至以五指打時得五墮罪若以拳肘
頭肩胯膝乃至足指皆得墮罪是謂內
身云何外物苾芻以瞋恚心將細草
莛或以箭簳及餘器具乃至棗核或
擲芥子遥打擲他隨一者時皆得墮
罪是謂外物云何二俱若苾芻手執
刀杖打擊前人及餘種種兵器之類

乃至營建樹菓隨所著處皆得墮罪
是謂二俱若為令彼怖或為成就呪
術打搭前人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謂
㝡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十七卷 第二十七張 丙